

“泛时”语言学内涵匡辨

——专业化和大众化语境中的双重误读*

车 飞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学术界对《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泛时”观的理解有偏差,多达八种误读。各类辞书收录“泛时”的共八部,释义六部,但有两种不同错误释义。通过对“泛”义的古汉语历时提取、“普—方—古”三角验证、汉外对比,指出“泛”之义为“不指定”。“泛时”是语言研究的假想方法,为一种归谬法,认为语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变化。其处于一种超时空的状态,可以任意穿越,呈现时空断层性特点,既不属于共时,又不属于历时,而是与共时、历时相对。一个个因摒除了时空、社会等因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任意性构成了泛时。该族词的大量汉英对译致使义项泛化、专业化语境中的误读、大众化语境中的显潜误读及低语用频率效应是其被谬解的四大动因。对语言事实进行“泛时”研究没有价值。

关键词:《普通语言学教程》;历时;共时;泛时;释义;误读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5-0140-12

引言

“泛时”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①[1]}中的一个语言学学术语。诸学者对该术语的认识一直存在偏差,对“泛时”的理解多达8种,且错误解读有明显泛化倾向。词典则有两种解释:其一释作“[语]演变缓慢的”(《新法汉词典》,2006:709),其二释作“表示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即研究跨时期的、不属于某一发展阶段的语言的规律性”(《语言学词典》,2003:384-385)^②。

本文拟据此进行如下事实验证:一是重新回归著作原文本,再咬嚼原著对“泛时”一节的涵义

阐述;二是简要梳理诸学者的语言研究“泛时”观,分析他们“泛时语言学”的本质;三是对汉语“泛”的义项进行全方位考察,找出“泛时”中“泛”的准确义;四是大规模考察众多权威性辞书对“泛时”一词的收录及释义情况;五是尝试对“泛时”进行术语再释义;六是分析造成谬解的原因;最后是对今后的“泛时”研究作一个前瞻性思考。

一、英文版本对“泛时”的解释

《教程》最初版本是法文版。英语、法语共属于印欧语系、屈折语类型,为亲属语言,加之中古

* [收稿日期]2014-06-04

[作者简介]车飞(1987—),男,云南省永善县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语言应用及规范研究。

① 以下简称《教程》。

② 《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255)和《新编语言学词典》(2007:602)中解释为“……对语言的泛时研究认为,语言的规律性是不受语言随时间推延而发生演变所制约的”,换了一种表述方式,实质仍与以上释义相同。

时期英语吸收了很多法语词汇,二者的区别较小;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孤立语类型,与印欧语系的差别很大。汉译本与原著义相偏离或者译文晦涩在所难免。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以及在大陆作为汉语以外使用范围最广的外语,可接受度较好。因此,我们从众,采用英语版的原著进行“泛时”考察。

“泛时”一节原文如下:

Is There A Panchronic Viewpoint?^[2]

Up to this point the term law has been used in the legal sense. But cannot the term also be used in language as in the physical and natural sciences, i.e. in the sense of relations that are everywhere and forever verifiable? In a word, can not language be studied from a panchronic viewpoint?

Doubtless. Since phonetic changes have always occurred and are still occurring, this general phenomenon is a permanent characteristic of speech; it is therefore one of the laws of speech. In linguistics as in chess (see pp. 88 ff.) there are rules that outlive all events. But they are general principles existing independently of concrete facts. When we speak of particular, tangible facts, there is no panchronic viewpoint: Each phonetic change, regardless of its actual spread, is limited to a definite time and territory; no change occurs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places; change exists only diachronically. These general principles are precisely what serve as a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what belongs to language and what does not. A concrete fact that lends itself to panchronic explanation cannot belong to language. Take the French word *chose* “thing”: from the diachronic viewpoint it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the Latin word from which it derives, *causa*; from the synchronic viewpoint it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every word that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it in Modern French. Only the sounds of the word considered independently (*Ŝoz*) are susceptible of panchronic observation, but they have no lin-

guistic value. Even from the panchronic viewpoint *Ŝoz*, considered in a chain like *ün Ŝoz admirabla* ‘an admirable thing,’ is not a unit but a shapeless mass; indeed, why *Ŝoz* rather than *oza* or *nŜo*? It is not a value, for it has no meaning. From the panchronic viewpoint the particular facts of language are never reached^[2].

这段英文的主要意思是:语言研究存在泛时状态。拿语音来说,如果用泛时的观点来看,语音的变化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发生。但从这种研究角度解释的事实是不属于语言的。因为语音变化的实际情况非“泛时”,而是历时存在着的。可以看出,索绪尔的“泛时”观其实跟语言的任意性有一定关系,不过这种任意性杂乱无章,既无理据佐证又无数据支撑。

二、诸学者语言“泛时”观的评与析

(一) 国外学者的观点

在 World ebook Li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Elsevier (SD) 爱思唯尔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Wiley 期刊数据库、剑桥大学出版社期刊数据库、Frontiers 系列期刊数据库、国外标准数据库、德国 Springer 公司期刊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panchronic”, 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文献^①。在英国 Taylor&Francis 期刊数据库里搜索到 Gunnar Persson (贡纳尔·佩尔松) 的一篇文章: *Think in a Panchronic Perspective*, 我们只能看到其文章的开篇部分, 通过馆际互借也没有搜索结果。不过在该文的“Introduction”里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其“泛时”思想, 这里摘录该部分原文:

A “panchronic” study of a linguistic problem is a kind of hybrid between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pproaches. The purpose of such a study may be to highlight historical factors which, though still relevant, have become obscured and are therefore easily overlooked in a purely synchronic study of phenomena in Modern English.^[3]

① 有关外文文献的查找与搜集, 因为个人学识所限, 可能渠道有些狭窄, 不过以上这些外文数据库的涵盖范围都相当广, 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一个语言学问题进行“泛时”研究,是一种把历时路径和共时路径相结合的方法。不过,如果将这种方法用于现代英语中的一个纯粹属于共时的现象中,其结果尽管可能会突出历时方面的因素,但仍然会遮蔽甚至忽略共时方面的相关因素。该文的“泛时”观为:泛时=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结合。

(二)国内学者的观点

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输入“泛时”关键词,总共显示431条结果。按学科分类,“中国语言文字”出现181条,“外国语言文字”出现38条。直接在标题中使用“泛时”的文献有5条,称之为显性运用。通过筛选,我们发现还有18条文献在研究中运用了“泛时”观,称之为隐性运用。

1.“泛时”的显性运用

最先对语言研究的“泛时”观有敏锐嗅觉的当推陈保亚^[4]先生,陈先生论述了共时与历时的对立统一关系,“共时中蕴含着历时,历时构建于共时之中”^{[4]53-54}这一论断也准确。陈文最后一个部分说:索绪尔共时与历时的划分导致了由历时语言学向共时语言学的转向,我们现在又面临新的转向:泛时语言学。泛时语言学认为共时与历时必须有机的结合起来,在研究共时系统的同时参考历时因素,在研究历时演变的同时以共时结构为基础。……^{[4]56}另外,陈文还在注释“⑩”中对“泛时”作了如下补充:索绪尔也提到“泛时(panchronique)”这一术语,他指的是普遍适用于各种语言的规律,和我们这儿的“泛时”一词意义不同^{[4]56}。

总体来看,陈先生对索绪尔“泛时”观的理解是指“普遍适用于各种语言的规律”以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有机结合”,这是对作者原意的曲解。这也成为后来诸多持语言学“泛时”观的学者所遵循的“泛时语言学”本体论观点。

我们发现还有4篇文章的文题直接显性语用“泛时”,且所载刊物都具有一定的学科知名度。

郝书阁对“语法化”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综合观照,将语法化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并重,称作“语法化的泛时性研究”,并未脱离陈保亚的“泛时”观^[5]。

方欣欣在文章第三个部分引入“词义借用的泛时性”,借用王宁关于汉语词汇研究的观点,通过语音、文字系统、词义古今借用的差别来探讨词义,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亦是同时观照共时与历时^[6]。

吕军伟通过对现代汉语名量结构的考察,发现对其进行历时研究的力度不够导致有所偏废。单从其“泛时”视角进行分析,其行文脉络无非是在注重共时、历时双向互动的同时,对汉语名量结构增加了历时研究的力度和广度而已^[7]。

王磊也认为“泛时”是指同时兼顾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个方面^[8]。

裴文则从“泛时”观的提出者进行逆向探源,逐一分析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马丁内(André Martinet)的“泛时”观,最终也用一种包容的态度看待语言研究^{[9]176}:对语言的研究,我们可以采用历时的观点,也可以采用共时的观点,同时还可以大而化之采用泛时的观点,这期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对同一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9]182}实质与以上五位学者相同。

概括起来,以上六位研究者语言研究的“泛时”观可以归纳为“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研究语言事实”。

2.“泛时”的隐性运用

(1)“泛时”(中性)为广泛的、普遍性的共时研究

袁家骅^[10]指出“以汉语和壮语的描写语法为根据,试图运用泛时的结构类型学原理,对这两种语言的体词组合进行分析……”按照结构类型学的定义来理解:“结构类型学就是按照语言的结构特征(即该语言结构方面的本质特征)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整理,并使之系统化。”

王德春提到“语义学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局限,一方面向纵深发展,一方面向广度进军,对语义的本质、结构、形式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样的研究打破了历时的局限,着重研究共时和泛时的语义现象;打破了词义的界限,小至微观层次的义素分析,大至宏观结构的话语意义研究,范围相当广泛。”^[11]

王红生指出古汉语虚词的泛时研究主要有两

种表现：“一是体现在这一时期的综合的语法专著或教材中……一是体现在虚词研究成果的虚词词典中”^[12]。

马清华“以交通乘用概念的理据为例，通过多语系随选语言及汉藏语系不同语族语言的泛时对比……进一步证明了理据的场约束原理”^[13]。

(2)“泛时”(中性)为超越空间性

李冬开篇便提出“词语的形式与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这就是现代语言学原则之一：词语的无理据性。词语的无理据性可以从共时性、历时性和泛时性的角度得到证明。……三、泛时性：同样是树，英语用/tri;/，法语用/arbr/(arbre)，等等。”^[14]

(3)“泛时”(中性)为主观评价性、无时间性

万莹认为否定副词“不”具有“泛时性”或“无时性”，即“能受‘不’否定的动词即使其意义的内部过程结构有时间性，在受‘不’否定时其时间性也会丧失”。这里“泛时”=“无时”^[15]。

朴汀远指出“不”在时间轴上没有界线，具有“泛时性”^[16]。

(4)“泛时”(中性)是共时与历时的结合

聂志平指出^[17]：陈保亚先生(1993)“认为共时中有历时，历时中有共时，建立所谓的‘泛时语言学’，也并没有超越索绪尔对语言的认识”。

(5)“泛时”(贬义)为超时间性、忽略历时差异的共时研究

陈宝勤指出“现行古汉语语法著作一般都视‘而后’‘而况’‘而且’‘然而’为表示承接、递进、转折关系的合成连词，视‘而已’为表示限止语气的合成语气词，视‘既而’‘俄而’为表示短暂时间的合成副词。我们认为，这是以泛时观来认识这些语法现象的。……本文试以上古(周秦两汉)……近古(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对其逐一进行共时与历时的考察分析，探究其发展与演变”^[18]。

郭锡良在结论里说到，“综观《马氏文通》以来的虚词研究，大多是以‘文言’作为对象，把一两千年的语言资料，当作一个平面系统来处理。这是一种泛时的研究方法，难免带来某些不足和失误。因为虚词和虚词系统都是随着语言的发展

而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只有把历时的追本溯源和共时的系统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把古汉语的每个虚词和各个时期的虚词系统彻底弄清楚……”^[19]这期间的“泛时”暗含贬义色彩，为“忽略历时差异的超时间性”。

李铁根^[20]认为“认定性否定具有泛时性，不受时间制约”，主要表达人的主观意识。

张富翠指出“出版于1898年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但其中最受人批评的一个问题是，将先秦文献一直到唐朝韩愈的作品放在一个平面上来研究，跨度达1000多年，而忽略了其中的变异。这实际上是一种泛时的语言观。其他国家的语言研究与汉语的研究的情况也比较相似。而真正引导语言研究走出泛时的误区，走上科学的研究道路的，是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21]。

李建平提出“以泛时为主的草创时期主要集中在对量词的命名以及对其词性认识的研究上”^[22]，与张富翠、郭锡良的“泛时”观点相同。

袁毓林提及“关于词类的泛时、跨语言的可比性……关于词类的跨时代、跨语言的可比性”^[23]，认为“泛时”是“跨时代”的，也就是具有超时间性。

帅志嵩指出“共时和历时是相对而言的，为了使观察更加显著，在这里，我们把整个中古都看成一个平面。因此，本研究属于泛时(panchronic)研究”^[24]。

(6)“泛时”(贬义)为掺杂着共时因素和历时因素的不同平面

万献初指出“萧该《汉书音义》同义异音83条……有师承不同、古今音不同、方音不同、雅俗音不同、注音人认识不同等等，掺杂着共时因素和历时因素，其异音往往不在同一平面而具有泛时性特点”^[25]。

(7)“泛时”(中性)为不确定的时间起止点

张雪平认为“从外在时间特征上看，这两种句子(惯常句、能力句)所述事件都具有[泛时]特征，即它们所述事件在客观时间轴上没有确定的时间起止点，而是表达整个时间轴或时间轴上的一大段中所发生的事情”^[26]。

(8)“泛时”(中性)表示“一些时间特征不明显的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共性特点”

小田从文学视角指出“所谓‘泛时性’,或称‘贯时性’,指一些时间特征不明显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以千万计的年代里少有变迁,以其稳定的性格,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越抽象的社会事实,越接近人类的自然本性,泛时性越明显;越具体的社会事实,越趋向生活实在,历时性越显著……泛时性淡化了历史现象的时空感,并非不承认这种现象的时空坐落,也并非抛开自然时间的概念天马行空,而是根据社会现象的性质确认了一种认识方法”^[27]。

泛时真就如上所说吗?其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否属于以上8种观点之一?一系列的疑问接踵而至。在索绪尔推崇二重性的价值系统里,出现了一个难以辨明的三岔路:一条通往历时,一条通往共时,一条通往泛时。

为何大家对“泛时”的理解都各有殊异呢,这大概是对“泛”义的理解有偏差之故。我们必须在“泛”的所有义项中提取出最能反映该术语语言学本质的那个义项。

三、“泛”字考释

对“泛”字义项的究考遵循“普一方一古”大三角交互验证的研究原则^[28]。通语类词典的考察涉及“普”“古”两角,可以进行“以古证今”的验证;方言学词典的考察则可以进行“以方证普”的验证。

(一)汉语通语类词典之“泛”义

《说文解字》:“泛,浮也,从水乏声。孚梵切。”^[29]²³³《常用汉字源流字典》中有五个义项:①漂浮:泛舟|②不深入;不切实:泛交|③透出;冒出:脸上泛出微笑|④泛滥:黄泛区|⑤普遍,广泛:宽泛。其中义项①同步引申出比喻义②和③,义项④又引申出义项⑤。^[30]¹³³⁻¹³⁴

辞书类中,《汉语大字典》对“泛”字的解释最为清楚,共有三个读音:音一为:fàn,“《广韵》孚梵切,去梵敷。谈部。”共有8个义项,比以上义项多“漫不经心”“古代指古琴通过特定弹奏法发出的轻清之音”“机关的枢纽”三义;音二为:fěng,“《集韵》方勇切,上腫非。”义为“覆,翻”;音三为:fá,“《广韵》房法切,入乏奉。”义为“水声”。^[31]¹⁵⁶⁹

由此可见,古代“泛”字的义项多达10个,到现在义项已经缩减至5个,而且只保留了音“fàn”。^[32]¹⁶³

纵观以上义项,中性义项居多,有漂浮、透出、普遍/广泛、古琴弹奏发出的轻微之音、机关枢纽、覆、水声等7个义项,占70%;剩余皆为贬义义项,即不深入/不切实、泛滥、漫不经心等3个义项,占30%。

接下来我们试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已有义项作穷尽性的列举并归类。目标辞书为《故训汇纂》(2003)^[33]¹²³¹,共有条目42条,读音有二,与《汉语大字典》前两音同,音fàn有36个条目,音fěng有6个条目。经分类,共有如下义项:

表1 《故训汇纂》中“泛”字义项分类

义项	条目序号	援例	感情色彩
音一:fàn			
1.浮也	①②③④⑤	~漾	中性
2.流儿	②	~涨	中性
3.泛滥也	③	《玄应音义》卷二十二“汎成”注	贬义
4.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	④⑤⑥⑦	一曰~齐	贬义
5.轻儿	⑧⑩	千翼~飞浮	中性
6.舟行也	⑨	含凄~庆川	中性
7.驶疾也	⑩⑬⑭⑯⑰	《玄应音义》卷二十二“~长”注	中性

续表

义 项	条目序号	援 例	感情色彩
8.贬也	⑪	夫~驾之马	贬义
9.普也	⑫	《玄应音义》卷二十二“汎成”注引《广雅》	中性
10.溥(广大)也	⑬	~览周王传	中性
11.不指定也	⑭	流~	贬义
12.无的之辞	⑮	~之为言	中性
13.以常语问之,不切责也	⑯	~以问建	中性
14.普遍之貌也	⑰ ⑱	~~乎若四方之无穷	中性
15.上浮之义	⑳	~~填填从高游	中性
16.平貌	㉑	~~乎万物有余(王冰注)	中性
17.充满之象	㉒	~~乎万物有余(张志聪集注)	中性
18.言多也	㉓	~浮	中性
19.波急声	㉔	泡洩~睫	中性
20.摇荡也	㉕	~漾	中性
21.皆水鸟浮游儿	㉖	沈淫~滥	中性
22.群游于水上也	㉗	~滥乎其上	中性
23.水上游浮反复儿	㉘	或~激于潮波	中性
24.浮光貌	㉙	露彩方~黠	中性
	音二:fèng		
25.本作𦉰,覆也	⑳㉑㉒㉓㉔㉕	大命将~	贬义

结合上表,共有义项 25 个,其中中性义项 20 个,占 80%;贬义义项 5 个,占 20%。仍然是偏贬不偏褒。

(二) 汉语方言类词典之“泛”义

共考察方言词典 31 部^①,其中带有“泛”字词语的词典共 13 部,见下表:

① 由于资源搜集条件限制考察的方言词典没有全部涉及,未作考察的有桂阳、雷州、牟平、梅县、东莞、萍乡、黎川、万荣、西宁、福州、成都、于都、昆明等 13 地。后文我们发现“泛”的准确义项就在通语类词典中,这里为了保证研究的全面性,作“以方证普”验证。本文考察的 31 部方言词典如下: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等《长沙方言词典》(1998),尹世超《哈尔滨方言词典》(1997),王军虎《西安方言词典》(1996),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词典》(1996),沈明《太原方言词典》(1994),温瑞政、张光明《忻州方言词典》(1995),周磊《乌鲁木齐方言词典》(1995),张成才《西宁方言词典》(1994),李树伊、张安生《银川方言词典》(1996),贺巍《洛阳方言词典》(1996),刘村汉《柳州方言词典》(1997),钱曾怡《济南方言词典》(1997),赵日新《绩溪方言词典》(1993),吴成虎《维西汉语方言词典》(2007),张文轩、莫超《兰州方言词典》(2009),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1998),李如龙、潘渭水《建瓯方言词典》(1998),颜清徽、刘丽华《娄底方言词典》(1998),王世华、黄继林《扬州方言词典》(1996),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1995),鲍士杰《杭州方言词典》(1998),汤珍珠《宁波方言词典》(1997),曹志耘《金华方言词典》(1996),张慧英《崇明方言词典》(1998),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1995),朱建颂《武汉方言词典》(1995),颜森《黎川方言词典》(1995),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1996),汪平《贵阳方言词典》(1994),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1995),覃远雄、韦树关等《南宁平话词典》(1997)。

表2 收录“泛”字及相关词语的方言类词典

序号	词典	条目及义项	页码	感情色彩
1	《长沙方言词典》	[泛]前加成分,表示程度很深:~亮的	228	褒义
2	《哈尔滨方言词典》	[泛酸]指胃酸过多而上涌	273	贬义
3	《西安方言词典》	[泛]使发酵:嫌面没起发酵咧,再~一会儿	208	中性
4	《徐州方言词典》	[泛]后加成分,用于表示积极意义的单音形容词“灵”“活”“整”“厚”,凑足音节	272	褒义
5	《太原方言词典》	[泛酸水]吐酸水	171	中性
6	《乌鲁木齐方言词典》	[泛酸](胃里)发酸:我底胃不行,噢上啥都~呢	239	中性
7	《银川方言词典》	[泛常]平常(副词):他~不在背地说人的闲话 [泛外]食物被水浸泡后膨胀变形	226	中性
8	《济南方言词典》	[泛饱]日常生活里多指食物被水浸泡后边白而大:干粮掉水里,泡~啊	215	贬义
9	《厦门方言词典》	[泛]随便,马虎(多重叠):做人着较~咧 [泛泛代]比喻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计较得失	193-194	贬义
10	《宁波方言词典》	[泛 ₁]经久变色。[泛 ₂]好;熟练。[泛登]好;熟练。 “泛登”与“泛”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名词的性质而后者是纯粹的形容词	133	泛 ₁ :贬义 泛 ₂ :褒义
11	《崇明方言词典》	[泛]恶心,想呕吐:肚皮里~来[肚子很难受(想吐)]	94	贬义
12	《黎川方言词典》	[泛田]泥沼田,其中有很泛时烂泥坑,会泛出气泡	113	中性
13	《武汉方言词典》	[泛刁]放刁,用恶劣的手段或态度跟人为难:你莫跟我~	241	贬义

上表共有义项 14 个,褒义 3 个,贬义 6 个,中性 5 个,同样是偏贬不偏褒。

结合《教程》关于“泛时”观一节的论述,三家译本都译作“一个借助于泛时解释的具体事实是不属于语言的”(译文选用裴文译本第 106 页,高名凯译本见第 138 页、刘丽译本见第 219 页)，“泛时的观点从来就不会触及到语言特有的事实”(裴文译本第 106 页)。很明显,对语言进行泛时研究没有价值,贬义义项似乎更符合其术语

内涵。这些贬义义项中到底哪一个可作为“泛时”之“泛”义呢?

四、“泛时”辞书收录情况综观

考察的辞书类型有以下四类:汉语综合性辞书、双解类辞书、外外类辞书、语言学类专门辞书。总共 48 部。

共考查了汉语综合性辞书 15 部^①,无一收录“泛时”。

① 以较为权威的词典为语源工具书,包括《新修康熙字典》(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汉语大词典》(1990)、《语言文字百科全书》(1994)、《中华字海》(1994)、《辞海》(语词分册)(1997)、《汉语正序、倒序多用词典》(2001)、《康普顿百科全书·文化与体育卷》(2005)、《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2007)、《辞源》(2009)、《新华词典》(2009)、《现代汉语大词典》(2009)、《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2012)、《新华字典》(2012)。

双解类辞书共 22 部^①。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外类词典，共 5 部（其中汉英类 4 部，汉法类 1 部），未收录“泛时”；一类是外汉类词典，共 17 部。其中英汉类 10 部，仅有《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2002：1676）收录“panchronic. a. 泛时的”；法汉类 7 部，共有 3 部收词：《新世纪法汉大词典（缩印本）》（2006：1915）、《新法汉词典》（2006：709）均收词“panchronique”解释为“[语]演变缓慢的”，《法汉大词典》（2002：2498）收词“panchronique”，解释为“1.[语]演变缓慢的。2.[生]未进化的[指石鳖，螺旋虫等]”。

外外类辞书共 4 部^②。其中英英类辞书 3 部，法法类辞书 1 部，均未收词。

语言学类专门辞书共 7 部^③。共有 4 部收录，3 部释义：《语言学 and 语音学基础词典》（1992：150）英汉部分收录了“panchronistic tendency（泛时性倾向）”但未作解释；《语言学词典》（2003：384-385）^[34]收词“panchronisch”解释为“泛时的[pan 意为‘全部’，‘所有’，chrónos 意为‘时间’]”。F.de Saussure 语言学学术语，表示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即研究跨时期的，不属于某一发展阶段的语言的规律性。”《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255）^[35]收录并解释如下：panchronic，泛时，解读为：“F.de Saussure(1916)使用的术语。如同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一样，泛时也是指语言研究的一种方法，对语言的泛时研究认为，语言的规律性是不受语言随时间推延而发生演变所制约的。”《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2007：602）^[36]与《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255）收录释

义相同。这三部释义词典对“泛时”的解释实质是相同的，不过《语言学词典》（2003：384-385）的释义更明易一些。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泛时”的法语源词为“panchronique”，释义为“演变缓慢的”，仅有 3 部法汉类词典收录；英文原词为“panchronic”，只有一部英汉类词典收录，汉英、英英词典里均未收录，语言学类专门词典收录极少（4 部），有 2 部释义但颇为迂回。收词比率总量仅占约 16.67%，释义辞书总量占比更是只有 1/8，说明该词翻译研究以及正确释义尚处于混沌阶段。

五、“泛时”正名及释义设想

重新回归原著文本，《教程》中关于“泛时”观的解读已经明显地指出了语言的泛时性研究没有价值。由此便可确示标榜着“泛时”论题的语言学探索无价值可言。妄以含有歧解的语言学术语作学术创新之用，危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裴文有一例非常精彩：“地球公转的同时亦在不停地自转，若因公转与自转的不可分离性而采用‘泛’的观点，那么自转形成的日夜和公转形成的四季等事实在理论上就会变得模糊，只剩下‘旋转’这个恒定态。”^{[9]176}语言研究也同此例所阐明的道理一样，共时之于历时相当于自转之于公转，自转、公转叠加的旋转相当于“泛时”观，如此混搭只会将研究从清晰变为模糊，意在说明用“泛时”观进行语言研究的不合理性，共时与历时研究的结合不等于这两者的叠加。

① 1. 汉英类词典：《汉英综合大词典》（上、中、下卷）（2004）、《汉英大词典》（第 3 版）（2010）、《新汉英实用百科词典》（2000）、《汉英古今常用语汇词典》（2005）；汉法类词典：《简明汉法词典》（1999）。

2. 英汉类词典：《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2002）、《远东英汉大辞典》（1977）、《英汉辞海》（1987）、《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1997）、《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12）（1999）、《21 世纪大英汉词典》（2002）、《柯林斯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精编版）》（2007）、《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英英、英汉双解）》（2005）、《新英汉词典》（第 4 版）（2009）、《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7 版）》（2009）。

3. 法汉类词典：《新世纪法汉大词典（缩印本）》（2006）、《新法汉词典》（2006）、《法汉大词典》（2002）、《新法汉常用词词典》（2007）、《新编法汉法词典》（2000）、《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1999）、《罗贝尔法汉词典》（2003）。

② 英英类：《剑桥国际英语词典》（2001）、《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英语版）》（2004）、《新韦氏国际词典和英语学习国典》（2011）；

法法类：《罗贝尔法语大词典》（法法版）（2012）。

③ 《语言大典》（1990）、《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2005）、《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2007）、《语言学名词》（2011）、《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1992）、《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语言学词典》（2003）。

表3 各类词典收词数量与比率情况

词典类型	总数	收录数量			
		“泛时”	“panchronic” ^①	“panchronique”	
汉语综合类	15	0	0	*	
双解类	汉英类	4	0	0	*
	汉法类	1	0	*	*
	英汉类	10	*	1	*
	法汉类	7	*	*	3
外外类	英英类	3	*	0	*
	法法类	1	*	*	0
语言学类专门辞书	7	0	4	0	
总计	48	0	5	3	
比率(%)	100	0	约 10.41	约 6.25	

(注:“*”表示该词不属于所属词典收词类型)

来看一个汉语的例子。如“飞翔”这个词,它实质上只是一个具有能指(概念)和所指(音响形象)的语言符号。从历时观点看,它来自古汉语并与之对立;从共时观点看,它跟现代汉语里一切可能与它有联系的要素(语音、语义、语法、修辞等)相对立。只有抽取出来的词语的声音本身——“fēi xiáng”才能加以泛时的考察,若把它看作是一个新创造的词,我们赋予它的语音形式可以是任意的(不是固定的、定形的),如“fāng xiáng、qǐ tiào、kāi xīn”等。但这种考察没有语言学的价值,选择“fēi xiáng”这个读音是经约定俗成后被大家所普遍接受的,“飞翔”所附带的语音形式,无理据可讲但可通过数据(全民通用性)来证实。它的那些可能的任意形式(如“fāng xiáng、qǐ tiào”)只不过是我們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只要它附着于“约定俗成”之后,便与“泛时”无缘了。由此可见,“泛”之义项可取表1“11.不指定

也”之义。语音上既然如此,词汇的演变、语法规则的更迭也当不是泛时的。

本文第三部分中,持“超时间性、忽略历时差异的共时研究”观点的郭锡良先生,虽然没有指出“泛时”的正确释义,但意识到“泛时”并不等于“历时的追本溯源和共时的系统分析结合”,是很有见地的。

基于此,参考《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255)的定义,我们试对“泛时”重新释义:“F. de Saussure(1916)使用的术语,法语源词为‘panchronique’,英文原词为‘panchronic’。泛时为语言研究的假想方法,是一种归谬法^{②[37]}。‘泛’,不指定也。对语言的泛时研究认为,语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变化,即可以任意‘穿越’,不具备时空的稳定性。其处于一种超时空的状态,呈现时空断层性特点,既不属于共时,又

① 我们发现该词外文收录拼写不一致:《语言学 and 语音学基础词典》(1992:150)英汉部分用的“panchronistic”。后缀“-ic”可放在一些名词后构成形容词,表示“……的,具有……特性的”,词缀“-istic”表形容词,由“-ist+ic”构成。这里应该是错误所致。《语言学词典》(2003:384-385)用“panchronisch”是德语形式,“-isch”是德语后缀的标志之一。在此把它们都算作“panchronic”形式作收词计算。

② “归谬法”是通过假定被反驳论题为真,然后据此必然推出荒谬的结果,从而确定被反驳的论题为假的反驳方法。参阅南开大学哲学逻辑学教研室编著《逻辑学基础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不属于历时,而与共时、历时相对^①。一个个因摒除了时空、社会等因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任意性构成了泛时。”

由此可见,在严格术语意义上讲,对语言事实进行“泛时”研究没有意义。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简缩成“泛时”也不科学。

六、造成“泛时”理解偏差的原因

(一) 译学视野下的原因

一是中译本译文的问题。《教程》的中译本主要有3部:高名凯译本、裴文译本和刘丽译本^②。高名凯译本是高校及研究者广泛采用的译著,裴文译本市面上较难买到。综合三家译本的译文流畅度,刘丽译本该内容较为通畅,措辞接受度和简明性都较好。高译本在一些地方有些晦涩和不恰当,如把“outlive”译作“长寿的”(刘丽译作“长久的”),把“……is not a unit but a shapeless mass”译作“……而是一个没有定形的、无从划分界限的浑然之物”(刘丽译作“……而只是毫无形状的一堆杂乱符号”)等,选词有待商榷、句子衔接程度稍欠缺。如此一来,让本来就很抽象的语言学理论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加之人们对同节译文较流畅的裴文译本和刘丽译本的知晓度又不高,没法在比较中甄别“泛时”一节的具体术语内涵。

二是汉英该族词大量对译致使义项泛化。汉语中“泛-”族词和英语中的“pan-”族词存在大量对译情况。“泛-”族词有如“泛测地线、泛冲积扇、泛大陆、泛大洋、泛对角、泛短程线、泛非主义、泛古陆、泛古洋、泛黄酸、泛流行病、泛美联盟、泛美开发银行、泛美世界航空公司、泛美主义、泛宇宙论”^[38]等,这里的“泛”义是“包含、普遍”之义。“pan-”族词有如“pan-geodesics(泛测地线)、pan-

fan(泛冲积扇)、Pangea(泛大陆)、Panthalassa(泛大洋)、Pan-Anglican、pan-celt、pan-Christian、pan-diatonicism”等,“pan-”意为“of, pertaining to or including all of or the whole of, or (spec.) all the parts of a continent or a racial, ethnic, or religious group.”^[39]。“泛-”与“pan-”之间广泛采用借译的手法,把这些泛化的“泛”义项类推于“泛时”上。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错误理解的化石化。

(二) 专业化语境中的误读

现有辞书对语言学界“泛时”的研究不够深入,收词稀少且释义同样有误,本文第五部分考察得出共有8部词典收录“泛时”“panchronic”或“panchronique”,有4部词典释义不过有两个义项。《新世纪法汉大词典(缩印本)》(2006:1915)、《新法汉词典》(2006:709)、《法汉大词典》(2002:2498)均收词“panchronique”,都解释为“[语]演变缓慢的”;而《语言学词典》(2003:384-385)解释为“泛时的[pan意为‘全部’,‘所有’,chrónos意为‘时间’]。F.de Saussure 语言学术语,表示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即研究跨时期的,不属于某一发展阶段的语言的规律性”。这两种释义是完全不同的。“泛时”的释义未得到统一,使诸词典各自为战。

(三) 大众化语境中的显潜误读与低语用频率效应的影响

本文第三部分,显性运用中认为“泛时”是“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潜性运用中对“泛时”内涵的理解则多达8种。另外,“泛时”一词的使用范围和倾向性都极小,在成果浩如烟海的人文社科领域中总共才出现这24份相关文献资料。显性误读的高凸显性、高流通性加剧了潜性误读。外

① 衷心感谢马彪教授在授课时启发解答了“泛时”的内涵问题,指出泛时“处于一种超时空的状态,不受某一段时空的限制,既不属于共时,又不属于历时,而与共时、历时相对”,把泛时与共时、历时的对立明显区分开来。我们这里尝试再向前走半步,作进一步阐释,尽量使释义更具体一点。

② 三个译本为:高名凯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裴文译本,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刘丽译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关于版本的介绍可见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第335-336页)“后记”中所述:“一种是高名凯1963年根据原书法文第三版译出,由岑麒祥参考1933年的俄译本和1960年的英译本校订,叶蜚声再根据原文和英、俄、日译本校订,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出版,后经南京大学法语教授程曾厚提出百余条修改意见,于后来再版时又作了修改……另一种是裴文2001年根据原书法文第五版即最后版本译出,译本参考了原书前四个版本和高名凯的中译本,并吸收了前人方光焘等的中文选译本和高名凯全译本的成果,语言较为晓畅。”

加与之相关的专业性学术应用和规范性辞书释义都有误,人们崇尚权威的认知心理容易让原本错误的解读在脑中形成思维定势,产生趋误语境频率联想^[40]。

这样一来,辞书释义、学者理解义两者各行其是,难以统一,并且都与原著意义明显背离。具有规范性作用的词典并未从“泛”的诸多义项中找到与“泛时”中“泛”字相对等的义项,造成这种双重误读的尴尬局面,使理解出现断层。

七、“泛时”研究前瞻

本文通过对“泛”义的古汉语历时提取、“普一方一古”三角验证、汉外对比以及该术语内涵的再挖掘,表明汉语丰富的词义为该术语的涵义提供了正确的解释,努力尝试了“本土化”的一个方面:外国语言学的本土化探索。启发我们将“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41]的迫切性,敢于在大量汉语语言事实的铺陈下批判性地吸收从国外引介进来的理论。反向印证了中国语言学在树立本土文献意识的基础上也可以“领着说”,进行国际化探索。

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语言学名词》(2011)共收词 2939 条,并没有将“泛时”收录,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我们对此有两点启发:一是建议语言学名词“泛时”中“泛”之“不指定”义项能够在相应词典中被收录或者得到更正。二是对语言事实进行所谓的“泛时”性考察没有任何语言学价值,应该到此划一个句号。

展望今后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重新甄选一个新术语代替旧汉译名“泛时”,以区别于同类族词。二是沿用原术语名“泛时”,将“泛时”置于术语学研究视野下,按照术语定名的原则^①^[42],将该术语的内涵和外延解释得相对更加准确,兼顾其字面含义和学术含义,综合采取“是”定义(Ist—定义)(是什么)与“应该”定义(Soll—定义)(应该是什么)^[43]。实现该术语释义的更精确化,是该术语得以进入相应词典的必由进路,也是语言学名词审定的重要参照标准。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杨华教授悉

心的指导,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错谬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参考文献]

-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37-138.
-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刘丽,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18-220.
- [3] Gunnar Persson. *Think in a Panchronic Perspective* [J]. *Studia Neophilologica* 65:3-18, 1993.
- [4] 陈保亚.论语言研究的泛时观念[J].思想战线,1991(1):56.
- [5] 郝书阁.语法化的泛时性研究[J].外语学刊,2000(3):47-51.
- [6] 方欣欣.词义借用的不对称与泛时性[J].汉语学报,2005(1):87-92.
- [7] 吕军伟.泛时视角下的汉语名量结构诸问题分析[J].天中学刊,2012(3):102-106.
- [8] 王磊.空间语式的泛时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9] 裴文.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10] 袁家骅.汉状语的体词向心结构[J].民族语文,1979(2):113.
- [11] 王德春.论语义的逻辑演算[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3(3):45.
- [12] 王红生.元代以来的古汉语虚词研究[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13] 马清华,滕心怡.理据的场约束及系统运筹——以交通乘用概念的理据为例[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2(2):56.
- [14] 李冬.汉英词语理据比较[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8(6):1.
- [15] 万莹.否定副词“不”和“没(有)”的比较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 [16] 朴汀远.否定副词“不”“没有”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17] 聂志平.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的两组区分与争议[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23.
- [18] 陈宝勤.试论“而后”“而已”“而况”“而且”“既而”“俄而”“然而”[J].沈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59.

①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2011)(第34-41页)提出术语定名需遵循“专业性、约定俗成性、单义性、科学性、理据性、简明性、能产性、稳定性、系统性、确切性、国际性”等11条原则。

- [19] 郭锡良. 古汉语虚词研究评议[J]. 语言科学, 2003(1):97.
- [20] 李铁根.“不”“没(有)”的用法及其所受的时间制约[J]. 汉语学习, 2003(2):1-2.
- [21] 张富翠. 时间观与语言研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时间观述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9):326-327.
- [22] 李建平. 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5(3):71.
- [23] 袁毓林. 对“词类是表述功能类”的质疑[J]. 汉语学报, 2006(3):18.
- [24] 帅志嵩. 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的表达体系[J]. 南开语言季刊, 2010(1):72.
- [25] 万献初. 萧该《汉书音义》音切考辨[J]. 古汉语研究, 2009(3):13.
- [26] 张雪平. 现代汉语非现实句的语义系统[J]. 世界汉语教学, 2012(4):454.
- [27] 小田. 论“社会时间”——依托于丰子恺笔下的村妇考察[J]. 河北学刊, 2007(2):108-110.
- [28] 邢福义. 汉语语法三百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256-257.
- [29] 许慎, 徐铉.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233.
- [30] 刘钧杰, 李行健. 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M].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9:133-134.
- [31]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第2卷)[M].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2001:1569.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163.
- [33] 宗福邦, 陈世铨, 萧海波. 故训汇纂[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1231.
- [34] 布鲁斯曼. 语言学词典[M]. 陈慧英, 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384-385.
- [35] 戴维·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M]. 沈家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255.
- [36] 戴炜华. 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602.
- [37] 南开大学哲学逻辑学教研室. 逻辑学基础教程[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220.
- [38] 吴光华. 汉英大字典[M]. (第3版),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460-461.
- [39] 特朗博·史蒂文森. 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M].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2079.
- [40] 邹韶华.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40.
- [41] 邢福义. 语法问题献疑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526.
- [42] 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34-41.
- [43] 欧根·维斯特. 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导论[M]. 邱碧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69.

(责任编辑:杨睿)

The Real Terminology Meaning of Panchronic

——Dual Misreading in the Context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Massification

CHE Fei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show eight kinds of misunderstandings on “Panchronic” in General *Linguistic Course*. There are eight dictionaries and six kinds of explanations involving in the Panchronic bu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wrong explanations. “*Fan*” means un-specification by extracting the ancient Chinese in history, by triangle-test of “mandarin-dialects-ancient” Chinese and by comparing Chinese with foreign languages. “Panchronic”, which believes that a language is changeable in any place and in any time, is a hypothesis method in terminology research and a reduction to absurdity. As a result, “Panchronic” stays in a super-time-space state, can cross any time and any space, demonstrates the faulting feature in time and space, and is opposite to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features because it neither belongs to synchronic nor diachronic, therefore, a Panchronic is composed of disordered arbitrariness without the factors such as time, space and social factors and so on. The correlated section of Mr. Gao Mingkai’s translation is relatively obscure and causes four types of misunderstandings such as the gloss vulgarity caused by his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variety of this type of words, the misreading in the context of professionalization, the dominant and hidden misreading in the context of massification and lower pragmatic frequency effect, Absolutely, it has no value in a “Panchronic” research on its linguistic phenomenon.

Key words: *General Linguistics Course*; diachronic; synchronic; panchronic; paraphrase; misinterpretation